

吉石盦叢書二集

音注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蓋見上篇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今貝之夫更思廉也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橫胡孟切下同。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後知使先覺後知

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責也議與上同。不與音此

民也立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鄉人處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佚音逸阨音厄袒

音但湯音錫裸即果切裋音程馬於度切浼音每。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魯口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

量時宜動中權也。按如字漸先歷反。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溫子羣小孔子也。季子曰伯夷聖之

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也

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始然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始條

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然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聖人然始同知達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之而益之以聖

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不用巧意乃能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不由

巧巧可增也仲尼下高故不可階他人丘
陵丘陵猶可喻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

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王季曰其詳

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斬

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妄

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朝子孟子名略廢也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

從君下至天子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一百里

於天子因大國以

各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

視比也天子之鄉大夫士所受乘地之制也○采音米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鄉

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之國

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

上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上下二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三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

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

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田百畝之田加之以重其為

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章

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愈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發籍於秋子

子略記其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萬章問曰敢問友朋

友之道也子學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

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主長貴貴者兄弟兄弟有富貴

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樂仲其三人則予志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矣獻子魯賜子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乘樂仲其五人者皆

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

○挾音協長

張文切注同

不肯與獻于友也獻子以其富貴
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說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

小國之君亦有之費康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

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太

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石耳平公若也亥唐必曰賢人也

公乃入之言坐乃坐言入食也疏食糲食也 弗與其天位也

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

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授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

尊以月備與 率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鄉食率迭為賓

共天職矣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辨在啖詠之時。堯友禮之弊。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禮。禮之所發。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并以女妻。辨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送徒結切。

用上敬上謂之重。重貝用上敬下謂之尊。尊其貴。重其尊。賤

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交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子載為法者也。○禮。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魯之春秋一也。○夏后。少周。繼其義一也。○禮。三子者。不同道。其禮一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也。○萬章曰。何心為可者。○萬章曰。何心為可者。○萬章曰。何心為可者。

恭也。當執恭。○萬章曰。何心為可者。○萬章曰。何心為可者。○萬章曰。何心為可者。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孟子曰。今尊者賜之。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復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以不義之辭也心知其不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

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萬章曰今

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

可受禦與禦人以兵搏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亦亦被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各周公戒成王康

者敵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致命遭人得言

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謙切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

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禮以換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曰○謙切外

人法自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謙切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曰子以

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孟子謂萬世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

不攻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勢之衰亦猶周之去武王

不盡誅躬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日未為盜也諸

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夫盡田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

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告祥孔子不違而獵

之所以小同於此也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此斷亦切

較並音角○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任事道奚獵較

萬章問孔子之仕曰事道也者欲任行其道事道奚獵較

非欲事行其道與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

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供薄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矣故以薄正之先為薄

書以正其宗廟祭禘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

珍食供其所養正之樂在又珍食難常有之
則為不敬故犧穀以祭也。簿步古切。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

道何為不去曰為之非也非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其以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非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姑而退足

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然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
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為于偽切下為貧為養本為何為也

其此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與可行道也康煥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與可得因之行道也

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
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章布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

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中
已行止之節也。宿音秀留音留。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

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任本為行道濟民也

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
有以親執金匱不擇妻而娶者。養餘亮切。為貧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卑之仕尚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居卑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所門關之木也擊柝之也或曰柝行夜音鳥後章賁深同柝音託惟直追切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

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子嘗

祿主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會計當宜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壯坐長貌也

詩云彼茁者猷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已之耻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太位。章指言國有道則能

者厥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主真獨善其身之道也。會古外切乘音剩並阻刮切長張文切委於僞切積子智切直音

值音加稱尺證切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

子車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

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禮也。不託見於諸侯

禮也禮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

乎士第而無祿君餽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

諸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第君周之則

何也萬章問何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

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君

曰縶木之於子思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

也

後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憲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

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應侯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大馬畜後侯子思名也上貞吾之不後以不類而但數與之食物若

養大馬也室職官主使令昔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饗來魯公温

也温温也。德音音音去吏切卷內並同標音約又音拋使所文切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

能優養終竟之宜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

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

特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示之吏繼其粟將

也盡復送厨宰之人曰送其肉不使以君命者數使賢者不答以敬所

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魯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堯之於舜

也僕僕煩復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首也。饗於席切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益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

次不舉不養賢惡旨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女女上如字下去聲○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畜備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

之於義何取也○陳代曰不見諸侯○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眾也報庶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難之屈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質讀作執口見音現作皆同○禮也凡四詳見

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

往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曰庶人往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

非臣也不當見君故行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之而召之也言羞惡之心義也又謂理也義也謂敬長義也謂達之於其可忍義也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見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

曰古子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

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

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嘗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

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君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去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齊景公田至取

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當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常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

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

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

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是路中人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由閉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義入路也

東之篇底平矢直規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有道小人比萬章曰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

也孔子為曰孔子當任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

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任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

詩云頌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章指言君

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體亦不苟住於禮之可伊尹三○孟子謂

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伴狂豈可見也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

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

二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士友之人

也○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沖尼曰齊

好友不知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呼報切下同行下孟切齊

軍王問鄉事子曰王何鄉之問也王問何王曰鄉不

知也

問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姓之鄉

孟子曰鄉不同貴戚之鄉謂內

外親族也異姓之鄉為有德命謂三鄉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鄉

問貴戚之鄉如何

曰君有

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鄉反覆諫君若不聽則易位

之位更立親戚之貴者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鄉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鄉如何也

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曰異姓之鄉諫君不從立而持放逐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章指言國傾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其般與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音注孟子卷之十

音注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夏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絕徹性命之理論。曰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柎捲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斡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柎捲也。杞柳拒柳也。一曰杞木各也。詩云北山

有杞柎捲

柎素也。柎音杯。捲立圓切。拒音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柎素也。柎音杯。捲立圓切。拒音舉。

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以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章指言

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

身為仁義豈

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柎捲乎。將以斤斧

殘賊之乃可以為柎捲乎。言必殘賊也。戕音牆。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

身為仁義豈

可復殘傷其形骸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柎捲也。與音餘。下與皆同。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

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
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以言也。 **告子曰**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入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也謂湍

湍潔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湍他端切分如字又扶問切下同濼余傾切 **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

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頽也

人以手非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博補各切好呼報切卷內

皆同惟下注好人好耳如字。凡歸之猶告子曰生之謂

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性。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

猶白雪之白猶白雪之白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曰然。

與孟子言大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草指

告子曰然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

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曰異於

也。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忘之者義

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敬老者已也何

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曰音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考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者炙亦有外與孟子曰者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美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

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勝告子之惑也。音

音嗜本亦作嗜。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

下同炙之夜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鄉人長於

義外也

亦以為

心而行之故言內

于

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

公都子曰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

季子曰

曰酌酒則先酌誰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當先鄉人

所敬在此

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

公都子不能

答以告孟季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

季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

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

庸敬在兄斯頌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

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頌之敬在鄉人也惡音烏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

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注下雖異名其得寒

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

猶若告子公都公都子曰牛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

受命然後乃理子曰道告子以為人性或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

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

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人各有

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為不仁是

亦各有性也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

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則從之孝經曰此

哀感之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入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惡鳥故切舍音捨下皆同徒音師又音灑山綺切。不端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惻隱羞惡是非之心互見。仁之端也。凡六詳見。教不倦仁也。凡五詳見。往役義也。凡四詳見。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學不厭智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

民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也常也常好善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章指言天之生人皆善性

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殊尋其本者●孟子曰富

刀能一諾。田其知道平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言賴善暴惡也北天降

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今夫粃麥播種而耨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

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粃麥大麥

也詩云貽我來牟言人性之同如此粃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碄薄也。粃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切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久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齊者以心知耳故故龍子曰不知足

體類與人同故率相似也。文見音教

而為僂我知其不為蕘也僂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蕘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僂者能不爽亦蕘也口之於

味有同者也易牙亦得我口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

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著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

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去不見子都乃其狂且

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信譽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

心獨無所同然乎

言入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正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口口雖不同也草性曰芻豢養曰養。章推言人與性俱有好憎耳目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變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

早所以易而集之。養音煖。泰則著時之心義也。○

○往發義也。○敬長義也。○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山之水嘗羨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

○孟子曰牛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林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也外謂之郊息

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茂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

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无草木也。蘇宋五割切 雖存乎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以此

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與長仁義乎且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惡

並去聲下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枯士之矣枯士之反覆則

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

情也哉且書晝日也其所為萬事有枯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

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若古法切行下孟切下其行同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生髮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矢其養若斧斤

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汝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以何之則存繼之則土莫知其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章指其秉心持正

使邪不平猶正斧斤不伐牛
山小則木茂人則難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望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目暴之十日陰寒以殺之

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彼謂順今天意者多聲言諸万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易以成心暴按十切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某論語曰

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論

二人弈其一入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以通一國皆謂之

善弈曰弈利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

亦若是。○章指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能竭其道

何由知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繳音灼射食刃切。○

為是子。○子學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得也死亦我所欲也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

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中

患不擇善何下為耳辟音避下同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殺耳

有不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苟惡而辟遠也

也存其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殺之也

有之一簞食二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五詳見前章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謝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餓者付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噓爾猶噓爾出啐之貌也行道之

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噓呼切切萬鍾則不辯禮義

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如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

禮義與不鍾量器也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美矣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妻妾施雖所知之人窮乏者我與乎又也字鄉為身死而不

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美矣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妻妾施雖所知之人窮乏者我與乎又也字鄉為身死而不

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美矣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得者不

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山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者不由路

不求心者也可哀閔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

知求其心者感也學問所以求之○○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下追遠

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

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海

為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各

由欲作之不遠秦楚為指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若人功也○信直伸下同

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入首也而反惡者故曰不知其類也

○章指有舍大惡小不知其要處指忘心不鄉然道徒以君子惡之也。惡鳥路切下同

○孟子曰拱把之桐

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指

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濯澗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章指言莫如養身而養樹

不失事遠務不須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

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

養也

一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其言不台皆在亡之所養體有貴體豈有他哉澣水火也

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曰腹也大小志也願願貴也指稱踐考此不同舍貴

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
人治心志者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棘

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櫝檟棘皆木名棘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

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養其一指而失其有背而不知也則

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

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道者也章指言養其行而

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服思或飲食思禮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

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子平曰從其大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辨心也禮義小辨繼也禮義
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不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士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精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音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音齊下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

天爵以要人爵則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

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要音邊注及下同終亦必亡而

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之。音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

子

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廉恥也
凡人之所貴者皆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賤貴人不能賤

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

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

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
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
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聞音問。孟

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亦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於不仁之甚者
也士曰無也。然必。二。天。章指言為仁不。不。及。謂水勝火

愬而後已不其然必之○子學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入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也五

穀雖笑種之不成不如萁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章指

言功毀幾成人在肯終五穀不熟萁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萁

音蹄神滿音切○子學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設學者亦

必志於設也子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設古設切太匠誨人

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

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章指言事各有本

道有所隆設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音注孟子卷之十一

音注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

音為重

曰禮重

禮重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

上也曰以禮

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

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字去若果則必待禮乎迎魚慶切下

同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

是也何有

於音烏數辭也何有為不可言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十

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

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以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

言夫物之端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
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銖嶺者牽可謂寸木高於山
邪金重於羽謂多退同而金重有一世帶鉤之金豈重一車邪邪取食
色之重者比澁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翅
初委切翅與音同施習切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給則不得食則將給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

得妻不接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教屋廡子在應任人如
是給處也攫牽也與子

與女也則是禮重妻食色輕者也。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
先食色為後若有編殊從其大者屋簷子未達故稱攫也。給音軫
又旋典切攫音妻後章同。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子孟子

曰然曹交曹君之子交名也若曰然者言交聞文王尺湯九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

而聖今交亦長獨俱食粟而已當如何。梁上願以死者一酒之如之

何則曰矣夫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可也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

雖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鳥

獲古之有力人也豈勝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

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不為之耳。雛士于切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祭服講說非常之

服祭言不行仁義之口祭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祭似祭行下孟

切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鄰君可以

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文徵與子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全居門徒也見音現

曰夫

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入若不肯求耳子歸而求之必有餘師師不必也

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逮不能是以曹交請與孟子辭為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也較音角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

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弁音盤下同曰固哉

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

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

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

意甚也。○關音響射食亦切下同。○無他凡五詳見。

曰莫能相尚云。○仁也。凡六詳見。曰教不倦去。曰凱風何以

不怨。詩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

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

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其大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而曾不問已知親之過大也。

愈益也。過已太矣。而孝子不怨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

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報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

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補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與

激小弁為不得矣。○草指音生之膝下一體而分氣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慈慕親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磯音機瑾音僅。

福五十而慕者。○宋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

將何之。宋程字人各輕字七年長者欲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

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經自謂住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說音脫下

暗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補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說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

子學子曰先生志謂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

義則其國亡矣○樂罷音必下樂皆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上悅國人化之或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利為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為善者其所以為名也。未之有也凡十一下文三詳見

六〇仁義而。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矣何必曰利。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連屋盧子名也見孟子卷合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

曰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若國子民之與儲子為相故輕之邪。問矣音闕相息走切曰

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也子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格話

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

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隱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

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遞交禮為其不尊賢故其章而不見。章指言君子交接

動不違禮享貞之儀元答不差是。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

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享子姓見名也齊之端上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

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子孟子管晏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見音坤孟

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

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責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責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

此三人雖異道所趨者一也。惡鳥盡切下皆同。汚為路。柳趨讀如柳。下注同。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牛聖後聖其發一也。一者春秋一也。夏右勢周繼其義一也。貴責善賢其義一也。

何也見問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

正未必同也。適於仁而已。見識其速去故引三子以發意也。仁也。凡六詩見。教不倦去。曰魯繆公之時

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乎

賢者之無益於國也見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臣子柳也。世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為師傳之臣不

許叔魯之只刺奪土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譯音稱。曰虞不用百里奚而

士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士削何可得與孟子

異矣。所去國之所在國。無賢士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異矣。所去國之所在國。無賢士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善謳辭詞獻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髮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必識

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願

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殖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

淇水而河云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辭賦善歌者世有齊西邑辭

賦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其妻也二人亦於天死於我

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見曰如長歌哭者尚

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髮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

功故謂之無賢者也知有之則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髮必識知之。華胡化切注同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

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子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用

於宗廟當獨大夫以辟燔肉不至時矣者為禮詩去燔爨於反駁其

舍未及視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益也矣

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為謂賢不能知賢者之志也○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然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渾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稅音脫注同為○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車直于偽切

晉人秦緣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湯周文王是也今之諸侯五霸朝之罪人也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拘謂之大夫罪人之罪下別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收其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

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讜一不朝則貶其爵

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刑者三王之罪人也

必符迷職皆以助人民夢嘗也養

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後之就之

地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示朝強凌產諸侯以代諸侯不

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聲音闕地尊侯切○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相公為盛葵立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取異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志宿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孺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王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東縛

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也昔

賢義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孤宣分賓客驅放勿忘也

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備無職庶僚也取心必得賢止之無方也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恣行誅戮也無取違王法而以己曲意欲防禁也無過止割維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敬所治切羅百狄好報切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

之罪人也毛有罪命曰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齊迎也君之惡少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章指言王道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學古法斥時君也。長張文切又如

字魚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然且不可慎子善周其首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國是使民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澤所不識也滑澤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滑音音聲力之切曰吾

明告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恆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
 諸侯當夾朝聘並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藉法度
 殺之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曰至儉而不足也後世東侵小國今魯
 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若子以為魯魯在斯損之中邪在所
 益之中也言其心見損也且取彼與此為無傷善仁者尚不月為况戰
 國勢人以求濟土地乎 ○ **四** 伐則告子 此句詩子○ **四** 行以
 為百工者作將此今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之諸侯而誅之乎 言君子事君之法肇引其君以當道也志仁而
 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肇引其君以當道也志仁而
 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肇引其君以當道也志仁而

藏其用兵廟勝為上。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戰勝為下，明賊戰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也，侵鄰國

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為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君夏桀也。鄉音向，下同。我能為君

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建

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

也。義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

為國者必藉於民，賦民以住其歲，向觀變俗移風非樂不仕，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更音庚。○白圭曰：吾欲二

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簞以貨殖，欲○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葛墨之國，一入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

万家之國吏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
此喻曰圭所言也。○貉音陷下同。曰不可哭不足用也。曰一

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方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

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雍食殮無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此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

取一而足也雍食音雍殮音殮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

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入倫之叙無君子之道

豈可哉陶器者必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

什二而稅凡以行礼故以此為道公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

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章指言先

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屬上尊者商王簡楮二十而稅夷狄有君

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遷其重要器之何其

可。○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册名圭字也當諸侯時

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

因自謂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

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

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稱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

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章指言君子除

害並言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未其大者遠者

也。降音絳又下江切。○洚水警言洚水者洪水也。○孟子

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

之至也。惡音烏舍音捨。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入道德得行

於國。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不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然則奚為為喜而不寐問

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知音者好善子而子言樂正子之為人

無此三者何曰其為人也好善也。能好善以為之喜好善

為善而不寐

足乎丑聞人但好善是政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

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米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庶民辨是也

何况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上皆輕行千里以善來

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訑他人之言訑訑者自疑其

智不啻善言之辨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

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訑訑未切又音他又達可切又音怡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

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處開鑰言答之而拜訑訑此之善人亦遊善去惡求道若

合齊詩曰雨雪雰雰見昭華消此之謂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

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古之君子其孟子曰所就三所去

過也如日月之會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

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
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取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此其下者同而不能與之極則當去矣其困而周之昔也死而已此三
就三天之立道窮饑而去不反也故不言夫免死而切因為死故也權時之
宜雖其疑也故載之也。章有言士雖正道亦有量且聽言為上管務
次之因而免死斯為下矣漏此三科亦無疑也。周與明同。言也
有詳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
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
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化此語與傳若武一舉以為

相與而彰之聖臣贊紂之亂以爲商文王於南服之中國得其人

事之以爲臣也士微言也管仲自魯困執於士管相公舉以爲相國系

叔救魯而耕於海濱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妻商素謀於都

而穆公得之於市而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

其身鐵其幹而膏其膏使其身之資無耗所行不從拂矣而亂之者所

以勤勞其心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

傳益音付後卷傳說同單音博拂音佛

忍如字又音刃注同曾音增曾音音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

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率於心衡也橫塞

其慮於曾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象見於顏色若

屈原推作漁父曰而澤之發於聲

而後喻若寧威而駭和公異之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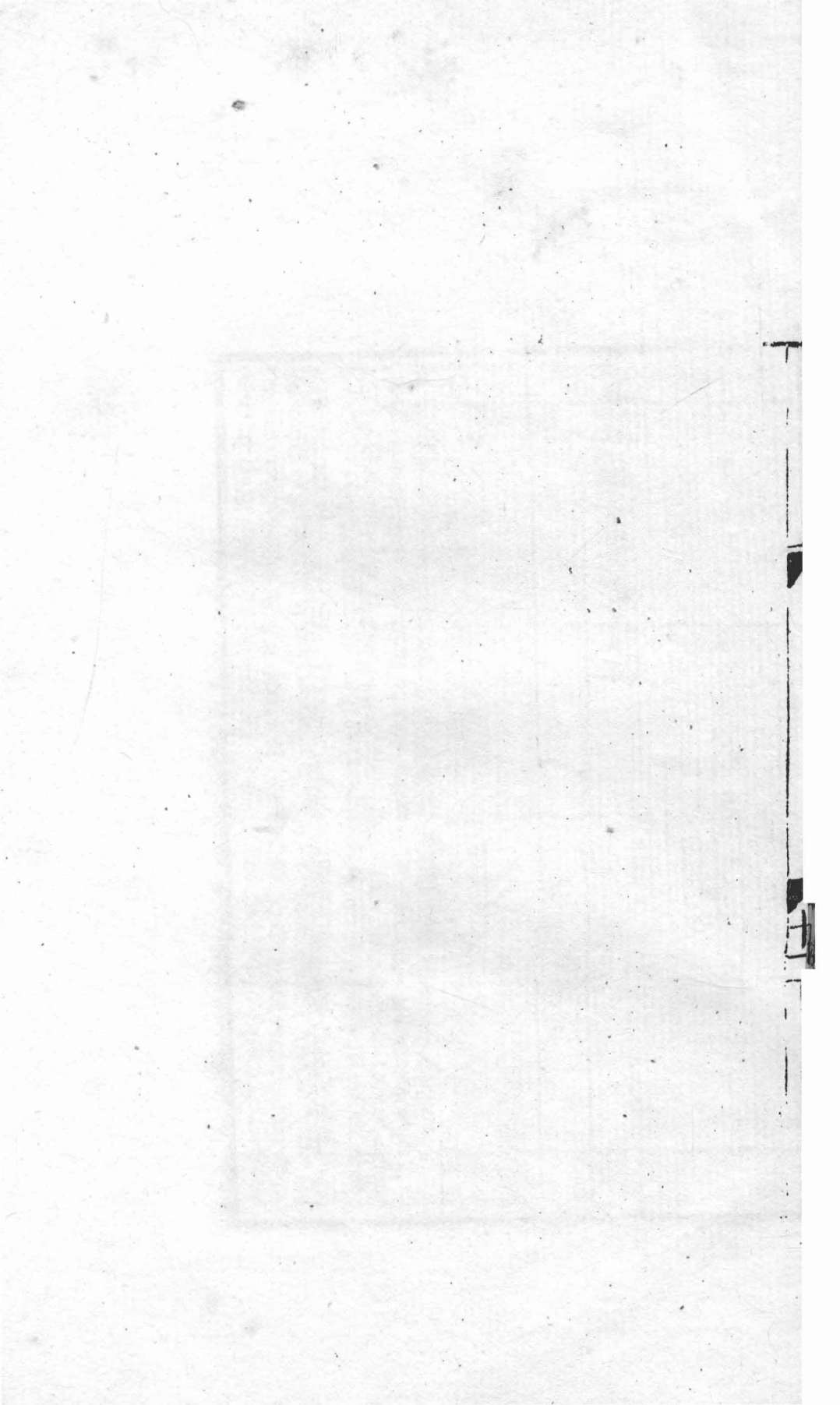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人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

也恆以患可憂也庸之君驕慢流急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章指言聖賢困窮天擊其志次賢感教乃奮其慮凡人失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恆也。佛音弼知音智。注同又如字。子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脩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章指言與子而見其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音注孟子卷之十二



音注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生思慮可云然後行之借入法天
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共之心者人之成性也曰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夫求用切亦作拱居勇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

禮智之端心以備之惟心為正人能盡其心以田心行
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為生
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性仁是與行與天合

故曰所以事天也

故曰所以事天也
故曰所以事天也

已雖見窮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死若賴淵壽壽者邵公皆歸
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也所以立命之本也○章指言盡心竭性足
以承天歿壽福乘心不違立

命之道惟是為珍○歿與天同

孟子曰莫其命也順受其

正莫無也人之欲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
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

是故知

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者欲

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

盡脩身之正以請終者為得正命也孟

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備仁行義

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備其天爵

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不故言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己

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去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章指言為仁由

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學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昔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

賢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以忠恕

最為樂也章指言每必以誠恕下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此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

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

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充其道可成君子此衆無之入也。章指言人有。孟子曰又不可以

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取也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為政行

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取辱之累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辱矣孟子曰恥之於人

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取焉取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取為也今造機變

非問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然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

有不恥不知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章指言不恥者人何有能有恥是以隔朋槐不及黃帝佐齊相以有勳類淵其妻齊仲尼

數麻幾。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志勢樂善而白甲若高宗得傳說而

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志人之勢然何獨

不有於樂行有志也樂道守志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

考詩曰洗耳可謂志人之勢矣

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亟數也君伯夷非其君不

事伊尹與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動見之乎伊若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章相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志執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聖去吏切下同獻音朔時去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

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賢賢也人不知亦賢賢也曰何如斯可以

賢賢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也矣賢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窮

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

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

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謹賢者不遺也見立也獨治

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德也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其德也

也孟子曰能尊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尊賢無欲矣

也孟子曰能尊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尊賢無欲矣

也孟子曰能尊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尊賢無欲矣

也孟子曰能尊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尊賢無欲矣

善天下也。章指言內定常蕪置留無憂可出可處故去以遊備身立

世既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賢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

乃喻。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異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化不能

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時立不為俗移故稱稟德自興也。辟音僻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

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

孟子曰以送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慈惠以有常時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不使失業者當時雖勞後

者謂殺入辱之罪者以坐殺入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

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雖壹樂之也王有道天

天光注空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人而不怨也庸功也到

之使趨時而農大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庸其

率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考言化大也。解胡若切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此能化之存無此國其

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

同道霸者德小民入束縛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仁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

感人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遠上善教

之深也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

不遁急故避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

得也。章指言明法憲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

俗莫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於樂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段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揜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長張文功注同

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發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

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而已。章指言本性良能行義是也達之天下

如孝乎已也。仁池凡六詳見

同。教不倦云。往役義也。同。羞惡之心義也。謂理也義也。達之於其所。孟子曰舜之居

忍義也。無他八五詳見。莫能相尚云。

孟子曰舜之居

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麋豕近人甚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雖外夷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

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辟在百世下辟若同。曰舜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子孟子

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為已所

不欲者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况之如此則孟子曰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相存乎疾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意道術

疾疾之人又力學故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難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勿為仁義

故至於達也。豈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者皆深難正多用沉

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為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

者也忠臣志在安社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

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万物化成也。章指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言容悅八臣禮饗服膺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利優安之差

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

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其美之也。音重言保親之美。兄弟象君子有三樂而王

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

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隘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平居於天

也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醉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

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入以曉諭而知也。章句言臨流

於心色見於面醉然潤澤之貌也盎於背而可知其自盎盎然益流

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入以曉諭而知也。章句言臨流

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後不支不言
等用張心邪意源進退無容於其之際知其不同也。辨音釋見音說
益鳥義切。注。○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同又鳥激切。

作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已游於上強也。辨音釋。○伯夷辟紂止西伯善養天下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孔子在陳曰蓋歸乎來天下

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雉二畝八口之家

本也。衣於既切。四。五畝之宅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

其田里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其養老五十非帛不

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道其使可以養老者曰

教且管帶衆之意其老使不飽之二老開之歸身自記鳳鳥不離 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

用之以常禮不論禮以禮財也所畜積有餘則不可勝用也勝音分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

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則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饑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自輕施於人何

有不仁者也章指言黎民之尚富而節用者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

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采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

言

所瞻天者意大
觀者亦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
大波也

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邪也言
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

盈滿也利微也流水
滿鈔乃行以喻君子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利微也流水
滿鈔乃行以喻君子

學必聲音乃仕進也章指言弘大也
照包聖道者感其仁存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孟子曰雞鳴而

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求之
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孳與孜同下文同蹠之石切別彼

身曰口莫能相尚去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也

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
不為也為子為切注為皆用

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也兼
愛他人摩衷其

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子莫執中

子莫大禹之後賢入也莫姓
中和傳二者也

之也放方往切踵之龍切

湯執中立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賢無方

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 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章指言揚墨於蕩子豈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

止唯義所在。惡為路切注同。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強其文切。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

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

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章相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孟

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取汚君不以三公榮

位易其大重也。○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入也無可無不以賤為貴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

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為仁義也。八尺也。雖深而不

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樂前行也。○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
翻而變無益成功論語一尊義與此同。○辟音壁。○福備物切。又其月切。
○禮。○力。○為。○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又假而不歸惡

知其非有也。五霸方能久假仁義譬若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

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與音餘。○若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歸邦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與改而後之如無伊尹之忠見簡東利篡心乃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

政伊周有焉凡人忠異則生篡心也。宿留上音秀下音留。

○惡音烏下惡同。○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

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樂前行也。○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

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也。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餐七冊切。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

素餐豈大於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止已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實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曰士何事

齊士子名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塾丁念切。

孟子曰尚志

尚上也。士當貴上於

也。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

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於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吾身不能仁由義。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全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滕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

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人莫大焉。

士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以禮

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

以爲大哉。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

之聞。挑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挑應曰。孟子弟子問皋陶爲士。管土執罪人。瞽瞍殺人。則如

之則如。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應

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同。執且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

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然則舜如之何

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

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在大孝。榮父遺棄天下。箕子之道。若此。孟

者也。微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逃。逃終身訥然忘天下之爲貴也。章

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在大孝。榮父遺棄天下。箕子之道。若此。孟

者也。微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逃。逃終身訥然忘天下之爲貴也。章

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在大孝。榮父遺棄天下。箕子之道。若此。孟

者也。微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逃。逃終身訥然忘天下之爲貴也。章

子之言揆聖意也。踐。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入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容氣高涼不與人同

還至齊謂弟子喟然而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入志

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入形身使充盈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入

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皆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容如是

也。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車馬衣服皆入之所用之

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月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

以則也。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曾君之宋呼於堙

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

無他居相似也淫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

飛聲。章指言輿服器用不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存仁由

義益然內愛印中正者眸子不昏也。呼火故切堙大結切警音淺反

亡角切。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

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變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

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實如

甘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

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

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袖。梓是以聖。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

曰：為其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謂之姑徐徐去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

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為差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身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給音軫。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

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

一日則愈於止只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也。
章指禮斷三年孝者欲其與貴人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

丑欲其之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以終兄徐徐也。有以成德者。有達財者。

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清而治也。教之漸清而治也。教之漸清而治也。

有芬間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也。君子獨善其身入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艾音又。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之

術莫全吾五者養者矣未君子所為聖人下倦其惟誨人乎。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太高遠特若登天不能及也何不少孟子

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

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

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

之法也彀弩張臂引率之正辨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

於射則引弓發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

不能故甲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

難追然而履正者不往執德者不阿故曰人能弘道

丑欲下之非也○彀口候切率讀為律知胡即切○孟子曰天下

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

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

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章指

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

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

者所傾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荅見

禮而夫子不答可也。更音庚。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焉挾挾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之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挾有動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

焉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持此五者而以學問。三師之持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章

指言學尚虛已師誨貴乎是以勝更特二孟子弗應。挾音協。○孟子

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也無也於義所不當。舉而無之則不

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

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昔田期而後集。愼如之何。○章

指言管儲及淫刑監傷善不階不監。○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已。猶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孟子曰知

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

為務知者知所務也仁者務愛賢也知者音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

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工之事不徧愛人先

受賂使伯民不二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

流斂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小功之禮放

斂大斂也流斂長斂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則賜食大斂長斂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議小若此之類也章指

言振舉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陰道為要也斂昌物切

音注孟子卷之十三

音注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明恩於所愛之臣民王

政不徧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

仁哉公孫丑曰何謂也五國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

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

言惠三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

敗而欲復戰恐士卒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

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殉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火及所親者魏王以戒之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君也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莒莒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莒之

善取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王者也○立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遠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覺音校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

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聞下民梓林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善豈可察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

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勃人簞食盡將水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言詩亦有言於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成○孟子曰有人

二三而已○仁者無敵則無敵於天下○孟子曰有人

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

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彭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違願見征何為後我已說於上篇。陳音陣。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奚為後我。南面而征北狄怨曰云。武王之伐虢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賁衣取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虢人曰無驚焉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頌角牽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章指言

民思明君若早望兩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虢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兩音亮賁音奔焉於虔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泚者踰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入不

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攻成器美。集慶是應得其理也。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

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於晝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

乃為夫子被盡及黜殺絲續也。設琴以協音律也。堯二女自侍亦不
所隆聖德所以殊也。○章指言既窮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
茹音女疹之忍切備音備又音敗。○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

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
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

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害其親何異哉。○章指言恕以行仁
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及諸身也。○聞音

濡亦如字。○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

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今之為關反以征
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章指言脩理關家

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復行道德而欲使人行
道德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

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况於他人者乎。○孟子曰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曰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
利營苟

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曹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子學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觀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飯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鮑羹之類是也。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儒夫有立志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及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負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庫叔鮮叔度封於有土冊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未之有也凡七。詳見圖。然而不王者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立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

天子躬湯

得乎夫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

得乎諸侯為

大夫

得諸侯之心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

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

也。章指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盛音成。孟子

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

一樂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

之者乎

頑身厲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

之行何能感人也若是論聞尚然况親見重矣者也。章指言

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聞伯夷之風者云云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奮夫敦

○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章指言孔子周禮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燕篤於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

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定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昏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危也。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注者也為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

何。貉音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

士者益多口又三百切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

不廷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

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版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之篇曰肆不殄厥愾，殄厥愾也。亦不殄厥愾，失也。言文王不殄，絕，賦，夷之愾，愾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慮，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矣。○答稽曰：無傷也。○殄，徒與切。○可以速。○孟子曰：賢者以其昭則速，孔子也。○可以仕，則仕，孔子也。

昭使入昭昭，令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明於道德是躬，昭明於治國法度，昭明不可得也。○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遠譏，今。○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類，有微踐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踐成，為路為間也。謂塞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速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會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為。○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善之不可倦也。○問去聲，又如字。

之聲，子墨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遷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之聲，子墨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遷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孟子曰何以曰以追逐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逐也追鐘鈕也鈕

言之曰恐擊鼓幽惠深夫氣聲意欲絕之貌此文王之鐘

不然而禹為尚樂也追音指尋音音也

○追音指尋音音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

前千有餘歲用鐘曰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蓋其限功祭者用

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韋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

追盡未達一際孟子言○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齊齊邑也孟子此言勸齊王發棠邑之倉君以推

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首窮時入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

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孺

莫之敢攫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

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

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攫追也虎依脚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取

不知前見虎走而迎之攫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知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
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章指言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具
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
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
立其質鼻之善芬香臭香也易曰其

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比皆人性之所發
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入不能皆知其類也凡入則觸情從欲而求可

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
子不謂性也。解音懈從音綴又如字。孟子曰食色性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
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

下此皆命祿禮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過者不得施行然亦性有之故
可用也凡入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

義脩禮君子知無幾聖人禮禮不倦不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章指言言言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

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知音智注同。浩生不害問曰樂正

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孟子曰善

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

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

人美德之入也充實善信而宜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其大行其道使

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

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章指言神聖以下優

劣異至樂正子善樞下二也。是必孟子為之孟子曰逃墨必歸

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者之謂兼

別是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取毀傷之義逃

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之與揚墨辯者如追狡豚既入其莖又從而招之也初習也人之與揚墨辯乎道者豈易追狡兔之承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習之太甚以言去揚墨歸儒則可又隨從而罪之亦太

大甚。章指言聖和友正斯可矣來者不惡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其首立有宥宥切。孟子曰有布

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鈔鑑平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為政雖遭

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君並用二則路有饑殍若並用三分崩不極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章指言君心

量力政之善者終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朝飲君子道也。殍皮表切又音乎。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歿必及身諸侯王其共疆一不侵鄰國鄰國不犯

寶工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

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歿

及身也。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系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燕水無慮也。益成括任於齊孟子

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自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

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問孟子何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及品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

○章伯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

先入禍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

有紫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武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獲罪屨也紫織之有故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

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之學子者曰是容從者之慶慶也孟子與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

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

曰殆非

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

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我設教授之

者不不追呼來者竹不距逆誠以是舉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能入言殆非為是來亦不能保知謙以於言之○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海百川後流不得有障○孟雖獨空獨獲非已所絕順若小入小入自谷所謂造次必於是也○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變皆令被德此仁人

也○仁也凡六詳見○教不倦去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也○人皆有不善為謂負賤也通之於其所善為謂言聖也抑情止欲使君所不善為此者義入也○往心以義

也○也○蓋是之心義也○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無

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可以為義也

以言歸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歸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

能取也入之為士者其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

無知之入故曰穿踰之類也○章指言善怒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沒

何施不可取入不知失其藏否比之

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

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

守仁皆在胃臆吐口而言之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正身

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人病全其田而共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目任太輕○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

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

之體性目善者也躬湯周武反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入勳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中張仲切或始守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死者有德也。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也。經行也。體德之入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私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私取人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然。大人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

然。取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奇意展，言語得壽。說音雅

下注同。藟首。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尺也。

椳，題屋雷也。高堂數仞，椳屋數尺，奢者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椳，五味之饌，食列

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

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蒞氏

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者

貴者驕佚之事武所取焉也在我所行皆自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
我心何為當與彼人乎哉。蓋正指言富貴而驕自遺也。豈非欲米祿聖
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率我神故以所不為為。孟
之齊賈玩也。貴以醉切。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

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欲利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遺橫暴其

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止並家先人德業

矣不仕者衆也。章指言清靜寡欲德之高尚者高躬積實職行之下廉

者招福爾者速禍雖有不欲其非常道身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厭魚乙

斬。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嘗羊棗父沒之後惟

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多美也。孟其嫌不德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
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

獨也

子孟子言隨象舞美人所同者獨也子父者羊象耳故曾子不

之也。章也。言如薛君又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觀異心羊象之感終身不嘗上孟子之基焉故上章稱曰宜有非素也而隨孔子

者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上下照所交蓋勸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過

而不復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只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極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

也。蓋歸乎來几五詳見前聞文工作與云。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

無中道之人以狂狷者善者故思之也。狷音緜

敢問何如斯可

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曰如琴張曾皙投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在也琴張子張也

子張之為人

謂論語曰師也辟也

不能

能

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又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澁勅甚切踔勑效切又勑角切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嘒嘒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敬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

其言是其任也。嘒火包其重直用切下同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

士而與之是猨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汗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取

賤行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猨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

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

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

何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

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嘒嘒君

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躊躇涼涼有威儀無所施之貌也。淵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躊躇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闡然大見愛於世也若長者謂之淵原也。行並去聲。注及。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下行皆同為于偽切。踴俱禹切。闡音奄。

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曰

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

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曰鄉

原之人能

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汙音烏又烏故切。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義也惡利忌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

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似

莠似苗佞入詭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入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施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

為邪惡之行也。章指言士行有科入有等級中道為上在環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也。慝生得切率如字又所類切。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

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甲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由湯至於文王

衆多踰聞前聖所行道而導之以致其道言難也。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

而知之伊尹擊也兼字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禮虛鬼

切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古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

之一也呂尚有謀勇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剛而言之也。散素直切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

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

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諱季折聞於邾邾之甚也言已足以

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遺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猶可

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

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

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章指言天地判開元建始

三皇以來入倫敘叙弘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不出名世

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虺至獲麟而止筆于孟子以無有

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起

音注孟子卷之十四

孟子趙注偽孫疏多改削 四庫全書提要據晉義山校
偽疏本凡晉義山出疏本無之者得六十九條予嘗就作
臣所舉之六十九條校以阮氏校勘記知皆章指之文字
偽疏全削每章後之章指而存注於注文又任意省改甚
矣其妄也提要謂孟子注單行者必有傳鈔宋本尚可稽
考得彼注之舊嘗疑館臣既知單行注本之善而顧不著
之 四庫章較孔氏撤波謝刻戴校本又深借戴氏所據
為毛何二家手校而彼二家所見宋元諸本終不可得見
也予自辛丑至辛亥三游扶桑志必有趙注善本初得見
是利法字本與戴校頗合其分卷十有四仍是鄧卿之舊

欲更求先于是者不可得也今年春始見音注本于德富
蘇臺翁乃復采小字本注後附音義音義後摘七篇中文
句類似者附焉雖不知出於何人而為出自宋代則無疑
我國毛何諸家亦未獲見者因隨而影印以與戴校並行
以存宋本真而願中供半欲嗣知吾友內藤博士亦藏一
本因合兩本寫影而擇尤明晰者付印迨日告成遂假諸
社後以惠蘇臺翁及湖南博士之嘉惠時宣統丁巳閏月
海甯堂居士羅振玉書于海東東山寫齋